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清風閣
第十五回 皮奉山鬧點心店 孫大理顯魂借貸

詩曰： 世間無賴亦頗多，仔細思量沒奈何。
見食垂涎須忍耐，不如硬搶往家拖。

話說皮五癩子聽見爆竹之聲，沿途探聽。誰知南門城門口有一個姓張的，開張一個粉團店，今日掛牌開市，門口熱鬧非常。排了許多桌凳，上下人共七八個，忙個不了。五爺到了粉團店門口一看，有張案子擺些粉子，堆了一堆；有豆沙的，也有肉的，放在案上。外面有些人在塊等粉團，擁擠不開。誰知皮五爺進了店，恭喜了一聲，坐下，聞見粉團，一陣香味到了十二重樓，解饞補虛開胃口。皮五爺忍不住開口問道：「開店的，你姓什麼？」開店的答道：「我姓張，弟兄三個，住在南京水西門城外。大家兄叫做張鬆，今年四十二歲，有個姪兒二十四歲；二家兄叫做張崇，年三十六歲，有一個姪女兒十八歲；我小的年紀二十八歲，尚未有後代，生過數胎不存。」談了半會閒話，說畢了，五爺開言叫聲：「店東你賒幾個粉團我吃吃。」

店東說：「我今日才開店，利息甚微，未曾大發利市。我小店一概不賒，況尊駕我又不相識，請到別處去賒罷！」皮五爺聽見一番話，他有底氣，叫聲：「店東，你看放亮些，開弓沒有回頭箭！一定要你賒麼？當初你家令尊翁姓張，你們弟兄三個。」一長一短說了半日話，誰知俱是張三告訴他的話。五爺又說：「你家令尊當日借我家父親四百兩銀子，至今本利未還，到了如今你開了店，認不得相好的了？我今日來恭喜你的，說賒幾個粉團，你倒一毛都不拔了！爽利些，是你的造化；若要沒得，就將歷年本利一並算還我，我就罷了；要是沒得還我，我叫你這個三官店就開不成，同你打場惡官司，花的你乾乾淨淨！」旁邊站閒的說道：「只怕你家是該他的，不然，他如何曉得你家根底？」開店說：「是我同他談心的！」那人道：「在我看起來，賒幾個與他罷。」開店的不肯，說道：「我又沒有大發利市！」皮五癩子聽見說：「你沒有大發利市，我代你發利市！」腰內拿出大錢一文，朝錢筒內一丟，咕咚咕咚的響，口裡道：「一本萬利。」就走到案上，自己取了一個土絡子，又自己裝了二十個粉團，出得店門，說道：「姓張的，今日我皮奉山多謝你了！」五爺拿了粉團家來，喊聲奶奶，叫奶奶吃粉團。奶奶只吃三個，五爺倒吃了十七個。吃畢，他奔又雞王二家賭去了。一連數日不歸家。

不覺光陰易過，到了臘月半邊。只見彤雲密布，瑞雪飄飄。

五奶奶在家飽一頓，餓一頓，可憐家中連柴米俱無，清鍋冷灶的挨日子。一日晚間，五爺回來，奶奶拉住五爺說：「你妻子在家終日忍餓，你心中可過意得去？」五爺聞聽此言，叫聲：「奶奶，你想想瞧，天下那有男家該養婆娘的？還是奉旨的，還是奉明文的？你看小心些，我翻過臉來，你試試我的太平拳頭，你嚐嚐看可有滋味？」可憐孝姑忍淚吞聲的上牀睡覺。

不期次日，皮五爺照常又賭去了，仍到三更回來，口中喊道：「孤王擺駕回宮。」進了蘆巴門，他見妻子孝姑骨瘦如柴，把他頭髮一揪，打了一個嘴巴子，把孝姑一推，跌倒在地，說道：「孤王旨下，傳殿前金瓜武士，朕龍性發作，將娘娘貶下冷宮！孤王安寢龍宮睡了。」孝姑娘爬起來，叫了一聲：「皮奉山，皮奉山！你要看你妻子，此刻看罷！」孝姑娘主意想定，欲尋自盡。開了蘆巴門，順城腳根到了一株小槐樹跟前，將汗巾解下，打一個死扣兒，掛在枝上。孝姑娘眼淚汪汪，叫了一聲：「爹爹呀！女兒命不好，嫁了一個不長俊的丈夫！沒奈何自盡了罷，料想也沒有個出頭的日子！」又叫了一聲：「爹爹呀！你陰靈前來領你苦命的女兒去吧！」姑娘此時正欲自盡，從那一首起了一陣陰風，過處現出一位大理老爹，二次顯魂，口中低低的聲音叫了一聲：「親兒呀！為父的海大的冤仇要你報哩！等後來有一位清官到任時，你切切的記著數句言語。」

說道：

前子孫，後子孫，子孫占了子孫妻。大女子，二女子，前人反被後人欺。要知冤枉事，決開火中土。

說罷復又低低叫聲：「親兒呀！你日後富貴榮華，夫唱婦隨，你不要尋此拙見。我陰靈引領你到小繼家借貸些須，挨過殘冬，明正大發。」

不言孝姑隨大理老爹的陰魂向小繼家來，再言強氏大娘坐在家中，見雪大風狂，天氣寒冷。他身上穿了一件大紅洋縐皮證，加了一件皮綿襖，底下繫了一個皮裙，足下穿了氈褶褲子，一雙倩皮球的小占鞋，手上戴了一付紋銀響鐲，叫大爺買了豆腐回來預備吃酒。因大爺要房錢回來遲了，奶奶說：「這麼冷法，此刻才回來！」

不提小繼進房，將要來的房錢放在梳桌抽屜內。

再言強氏大娘同大爺房中端了香油鉢子，又挖了一瓢子豬油，拎了一籃子豆腐，到了鍋上放下來，點火架柴。正引著火又熄了。忽然一個黑團子影了一下，跑出個狸花貓來，唬了一跳。奶奶把火引著了，大爺燒火。奶奶取了一把刀，打了豆腐，用鍋鏟子放香油，把鍋一滑，煎豆腐。還未煎好，忽聽外面有人敲門，乃是婦人之聲。奶奶說：「罷了！你在外面開心的很，今日有人找上門來了！」奶奶叫：「大爺，你快些開門去！」大爺到門首開門，誰知大理老爹將孝姑引至小繼門口，叫孝姑敲門，老爹站在對過黑影子裡。大爺開門，看見孝姑娘，喊了一聲：「孝妹妹呀，苦壞了你了！我要來看看你，又怕皮五癩子難惹。今日此刻，怎麼認得前來的？」姑娘說：「我同老爹前來與你借幾兩銀子用用。」小繼說：「老爹在那一塊呢耶？」姑娘用手一指，說道：「那不是爹爹麼！」小繼抬頭一看，唬了一跳，只見大理老爹七孔流血，望著小繼點了一點頭；唬得小繼篩糠抖戰，亂喊亂叫說：「我見了鬼了！」奶奶連忙問著何事，小繼說：「孝，孝，孝，妹，妹，妹，同老，老，老，爹，爹，爹前來借銀子的！」大娘聽見一慌，手一滑，把刀一掉掉在鍋裡，把鍋打了一個洞，豆腐一抖，潑在鍋堂內。大娘渾身發抖，戰戰兢兢跑到房內，開了書桌抽屜，取了十兩銀子，就是大爺才要家來房錢，叫：「大爺，你快，快，快，快送與孝子去罷！」

大爺硬了頭皮，將銀子送出，遞與孝姑。

再言強氏同了小繼將大門關好，一直進房，齊奔牀上，連衣服都未曾脫，把被蒙了頭，只是發抖。

再言大理老爹叫了一聲：「兒呀，走罷！」引著孝姑且奔東門城腳根。姑娘站在門首，用手推門進來。

再言老爹靈魂到了皮五爺牀前，用手一卡，卡住嗓子，說：「你休推夢裡睡覺。」

叫聲：「皮奉山，你太狠心！我家女兒嫁在你家，你揉挫他夠了。從此以後改過便罷，若再行兇，我就要絕你性命！」把手一鬆，皮五爺一嚇醒了，原來是南柯一夢。此時看見天色大亮，欲要起來。不知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